

儿童文学专辑

· Weilai ·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来

5



目 录

中 篇 小 说

袁 静 秦文虎	金 钥 匙.....	评 介 江 少 (4) 插 图 虞 健
谢 璞	美 人 泉.....	评 介 文之浚 (53) 插 图 冯椒生
金振林	蛇 林 历 险.....	评 介 丁 远 (79) 插 图 虞 健
黄新心	第 一 个 园 丁.....	评 介 石 人 (135) 插 图 虞 健

外 国 作 品

〔瑞典〕京·林 德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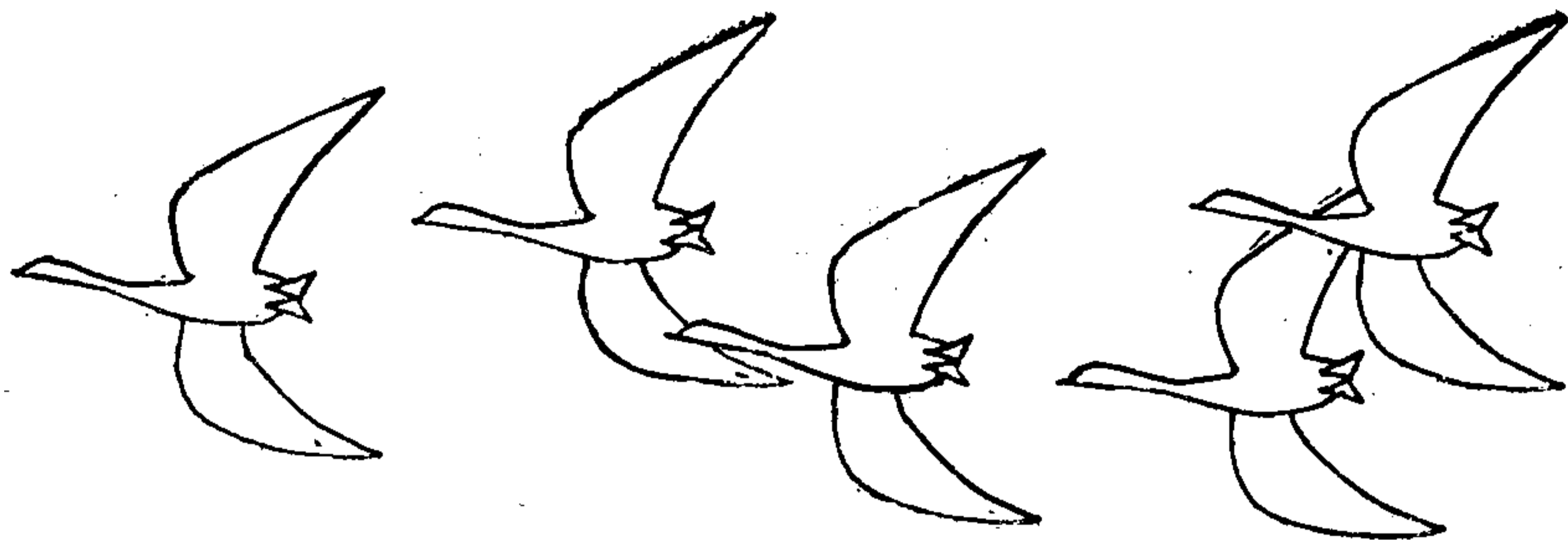
任溶溶 译

一 块 白 石 子.....插 图 艾里克·帕姆奎斯特 (152)

〔葡〕索菲娅 著

蒋咸康
白玉华 译

海 妞.....插 图 孙维国 (192)



第五辑 1983年3月

评 论

- 陈丹燕 让生活扑进童话..... (199)
——西方现代童话创作的一个新倾向

外国儿童文学之窗

- 英日合作出版早期儿童重要读物..... (78)
苏儿童文学出版社去年出书一瞥..... (78)
西德出版儿童绘画大百科全书..... (78)
美国评出八二年儿童和图画书得奖作品..... (208)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- 郁 工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，
努力开创儿童文学新局面..... (206)
《未来》编委苏州聚会侧记

美 术

- 印 堂 “民警叔叔，钱包！” (漫画)..... (134)
朱成梁.....封面
〔法〕皮埃尔·米尼亚尔 吹肥皂泡的小姑娘 (叶维 文).....封二
柯 明 水墨画.....封底
虞 健 本辑装帧设计



金钥匙

袁 静 秦文虎

第一回 “小讨厌”？

对于一些有特点的学生，观点不同的老师有截然相反的看法。这，奇怪吗？

不奇怪。就拿初一（2）班的小涛来说吧：在班主任罗冰老师的眼里，他是个“小讨厌”、“小淘气”，淘气包里挑头的；可是教生物的刘珊老师却一点也不讨厌他。相反，她总是用慈爱的、喜悦的、关怀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孩子的一切，好象在用显微镜观察一个小生物似的，那么细心，那么专注，那么脉脉含情。

一九五五年，一个秋天的下午，在育才中学的门口，放了学的孩子象潮涌般地走了出来。小涛，一个圆头圆脑、眼睛细长的孩子，背着书包往外走，手里攥着个知了，来回地晃着，不时地放在耳边听听那知了的叫声。在一个成年人听来，知了的叫声是最单调、最乏味、最烦人的了；可是，在小涛的耳朵里，知了的叫声是多么美妙，多么有趣呀。看看他脸上的酒窝和那眼睛里的笑意，就知道他是多么陶醉了。

“小涛，等一等！”

小涛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周小飞——他的好朋友在叫他。小飞连跑带颠地赶上来，手里也攥着个知了，来回地晃着：

“你听，我这个调门高。”

他一伸胳膊就搂住小涛的脖子。这两个小伙伴亲亲热热地玩着知了，打打逗逗，连蹦带跳地往家里走去。

走不多远，他们来到一条小街。街上有公私合

营的颜料庄，店门口挂着五颜六色的“彩棒”，作为商店的标志。还有麻袋庄、小药铺等等。到十字路口，从横街跑过一只小黑狗。它一面悲惨地嚎叫，一面仓皇地逃窜。后边，一个半大小子和一只大黄狗穷追不舍。这半大小子，小涛和小飞是认得的，名叫赖和。他是育才中学的留级生，长着两只鼓暴暴的眼睛，一张大嘴，满脸疙里疙瘩，外号“癞蛤蟆”。他爸爸是个搞投机倒把的买卖人，家里有几个钱，他就不好好学习，整天鬼混。两次留级，都十七岁了，还在初中三年级原地踏步。

显然，小黑狗不是大黄狗的对手。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已经被咬伤了，腿上流出的血滴在卵石路上；可是刁钻的“癞蛤蟆”还咧着大嘴，唆使大黄狗去咬它，嘴里发出“卡、卡！去咬，咬！”的叫声。小黑狗在十字路口，慌慌张张地不知往哪儿逃好，看见小涛和小飞，好象寻求庇护似地向他们跑来。小涛马上对小飞说：

“快，你快救小狗，我来对付大狗！”

小飞赶紧把小黑狗抱了起来。

赖和又唆使大黄狗来咬小涛。大黄狗龇牙咧嘴，伸出红红的长舌头，向小涛扑来。

小涛早从地上抄起了两块石头，不慌不忙地略一瞄准，一镖打去，正中黄狗的前腿；第二镖，又打中它的眼睛。黄狗怪叫着，一瘸一拐地逃跑了。

赖和火了，一把揪住小涛的衣领和红领巾，脸上的疙瘩涨得通红，肚子一鼓一鼓地，两个眼珠斗在一块儿，直愣愣地瞪着小涛；小涛丝毫没考虑他比赖和小四岁，不是赖和的对手，毫不示弱地也抓

桀骜不驯的意思。音Liào。

住赖和的手腕，用挑战的眼睛，迎接对方的威胁。

“小子，你想干吗？”“癞蛤蟆”呱呱了。

“你为什么欺侮小狗？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你缺德，谁也能管！”

“我叫你管！”“癞蛤蟆”用力一搦，小涛站不住脚，踉跄后退，恰好撞在后面一位同学身上。那位同学瘦瘦巴巴、斯斯文文，戴着一副小眼镜，名叫王守礼，外号“小老头”。“小老头”的帽子被撞歪了，一条眼镜腿挂在耳朵上，一条眼镜腿悬在空中，样子特别滑稽。他吓得往一边躲闪，伸出双手保护自己，连声说：

“别打，别打！……别碰着我！”

赖和轻蔑地骂道：“小老头，滚一边去！”

他又挥动拳头，猛力地向小涛打去。不料，他的手腕被一只更健壮的手抓住，顺势往前轻轻一引，他就扑向前去，摔了个狗吃屎。新来的孩子是小涛班上的中队长杜皓。虽然他也只有十三岁，可是他个头长得高大，又懂得点武术，没费力气，就把“癞蛤蟆”撂倒了。杜皓叉着腰，理直气壮地指着“癞蛤蟆”问：

“赖和，你为什么欺负小同学？”

赖和爬起来，想分辩，又没词儿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是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哼，你不好好学习，还欺负人！再耍横，我报告派出所！”

“癞蛤蟆”心里害怕，嘴却硬，两眼一斗，歪着脖子对小涛说：“咱们‘骑驴看唱本’，走着瞧！”

他灰溜溜地逃走了。

一场纠纷暂时告一段落。小涛嘘了一口气，感激地望着杜皓说：

“今天多亏你了，‘癞蛤蟆’就是这么块料，软的欺，硬的怕！”

他从小飞手里接过小黑狗，察看它的伤势，心疼地说：

“可怜的小家伙！”

小涛和小飞住在一幢楼里，小涛住二楼，小飞住三楼，小飞家的房子和平台刚好在小涛家房子和平台顶上。

小涛的家，房间比较大，放着双人床、写字台、衣橱和书架等，所有这些家具都是旧的、公家的。在显著的位置上，挂着镜框，里面的照片是小

涛五岁时和爸爸妈妈照的。爸爸穿着解放军军装，那面容和小涛长得特象。

小涛抱着小狗进了屋，小飞在后面跟着。

“快，你抱着，我给找药。”

小涛把狗交给小飞，从抽屉里拿出红药水、药棉和纱布，象一个护士对待伤员那样，认真地给小狗上药包扎。这小狗好象刚断奶，个子很小，身上的毛是纯黑的，只有四个爪子和尾巴尖是黄色的，眼睛的上面有两坨圆圆的黄毛；它全身战栗，眼泪汪汪，就象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大人，等待爱抚和怜恤，小尾巴不住地摇晃着。

小飞心疼地说：“可怜，它疼得打哆嗦呢！”

“不要紧，给它上了药，再养几天，就会好的。”小涛急急忙忙地找了个旧洋瓷碗，倒进剩饭和剩菜，放在地上。小飞一撒手，小狗就扑上去，很香甜地吃起来。不用说，它是饿得很厉害了。

小飞提出来：“咱们给它起个什么名儿呢？”

小涛略一思索：“就叫它四眼儿吧！”

小涛的妈妈郭翔下班回家来了。她，四十刚出头，在一所中学里当教导主任，兼教语文课。身穿灰色的偏襟列宁服，腰里束着灰色的布带，显得朴素大方。

“哟，哪儿来的小狗？”

“妈妈，”小涛赶紧解释，“这只小狗太可怜，差点儿叫大狗咬死，我们俩把它救回来了。”

“伯母，它的腿给咬伤了，流了好多血呢。”

郭翔放下书包，温和地问：“你们做完作业了吗？”

“还没顾上呢。”小涛回答说。

“把小狗抱到阳台上，让它慢慢吃。”郭翔和蔼地说，“你们快做作业吧！做完作业再玩。小飞，你也该回家做功课了。”

“是，伯母。”

小涛抱起四眼儿，小飞端着狗食碗，走上平台。小飞对小涛挤眉弄眼地说：

“小涛，我回家了。有事，你可别忘了给我‘打电报’啊！”

小涛会意地点点头。

育才中学的生物标本室，保存的标本是比较丰富、齐全的。那一架架大玻璃橱里，陈列着各种各样教学用的“飞禽猛兽”、“奇花异草”。在平素没有人的时候，这里寂静得很，那些死去的动物，

呆头呆脑，无精打采，悄没声地，真是地上落下根针，也能听得见啊；可是，当刘珊老师领着红领巾来参观的时候，这儿、那儿到处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。整个标本室充满了生机和活力，那些死了的动物好象都活了，连安上的假眼珠似乎也放出了光彩。

刘珊老师，中等个儿，二十八九岁，是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后，来这个学校教书的。她手拿教鞭，笑眯眯地给孩子们指点着、讲解着：

“这是南极的企鹅，北美的海豹，澳洲的袋鼠和鸭嘴兽。这是穿山甲、猫头鹰、鲨鱼、鳄鱼……”

小涛、小飞和同学们睁大乌黑的眼睛，津津有味地听着，看着这些“远方来客”、这些没见过面的敌人和朋友，不时地发出惊讶声和赞叹声。

刘老师又领着大伙看浸制的青蛙内脏标本。圆头圆脑的小涛瞪大眼睛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不禁自语地说：

“我经常玩蛤蟆，敢情它肚子里还有这么多的玩艺儿哪！”

刘老师指着一个解剖盘里刚刚解剖的青蛙，它的心呀，肝呀，肠子呀，血呼拉的一大堆。

“同学们看，这是刚解剖的青蛙……”

小涛惊叫起来：

“哎呀老师，这个一跳一跳的东西是什么呀？”

“是蛙的心脏。”老师讲解说，“如果在解剖的时候，不把大血管割破，它的心脏可以跳动七天哪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小涛惊异地张着嘴巴，感到十二分的新奇，简直想也想不到啊。别的同学也都感到非常新鲜，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跳动的青蛙心脏上。

小涛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：

“老师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们做过实验嘛！”

小涛对于刘老师不由得产生一种佩服的好感，啧啧称赞说：

“真有意思！”

他们又参观了小饲养场。这儿外面围了一圈用竹竿编成的篱笆，都刷了绿油漆。里面有木板钉的兔舍、豚鼠窝和铁丝编的鸡笼子。

这时候，正赶上豚鼠出来活动了。大部分同学都没见过这种动物，它长得非常可爱，全身是雪白色和米黄色相间的细毛，上面还点缀着棕黑色的花

斑，嘴上蠕动着长长的胡子，身体又象个小肥猪，笨拙地在场院里跑来跑去。

孩子们又惊叫起来：

“真好玩，这叫什么呀？”

“看那个尖尖的嘴巴和长长的胡子，象只大花老鼠。”

“不，瞧它那胖胖的身子和脸蛋儿，挺象只小肥猪。”

刘珊老师对于孩子们的观察结果是满意的，脸上显出笑容，说：

“你们说得不错，它的学名叫豚鼠，是专供实验用的一种小动物，可是它的形态又象个小猪，所以也叫荷兰猪。”

初一（2）班教室里，班主任罗冰老师正在上语文课。他，细高挑儿，戴一副宽边玳瑁眼镜，是个看起来稳当、严肃的教师，脸上很少出现笑容。

黑板上写着工工整整的楷书：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”。

此刻，他一只手拿着课本，一只手背在身后，仰着脸，慢慢地踱着步，在抑扬顿挫地朗读课文：

“……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，虽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……”

“老师。”小涛举起手。

正沉醉在课文里的罗老师被叫声打断了情绪，不觉皱起眉头，慢慢腾腾地问道：

“黄海涛，什么事？”

小涛站起来说：“罗老师，我有个问题可以提吗？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老师，蝉蜕是不是知了皮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，小知了是怎么从知了猴里爬出来的？”

罗冰被问得张口结舌，答不上来。他一向认为黄海涛是个不好好念书、调皮捣蛋的“小讨厌”。现在他又提出这样一个讨厌的问题，在罗冰看来，这是故意难为老师，让老师下不来台。他心里恼火，又不好发作出来，便冷冷地说：

“我知道它是怎样爬出来的？！我教的是语文课！你懂不懂？”

小涛坐下去了，不满意地唠叨：“不知道拉倒，起火干吗！”

虽然小涛的声音很低，罗冰还是完全听见了。他扶扶眼镜，严肃地说：

“黄海涛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学习不好，还顶撞老师，我要告诉你家长，回去叫你爸爸来！”

小涛气得小鼻翼一张一张的，眼睛直直地瞪着老师，一言不发。在他旁边坐着的小飞举起手来，见罗老师不理睬，就站起来说：

“报告老师，他爸爸……是个烈士。”

第二回 新发现

小涛放学回家，还没顾上撂书包，就被关在平台上。小四眼儿听到了。这小狗真够灵性的，不住地用小爪子挠门，嘴里还哼哼唧唧的。哦，它太憋闷得慌，这是叫小主人快点来开门呢。

小涛做出一副大人的神气，训斥道：

“等会儿，忙什么！你得让我腾出手来呀！”说着，他从肩上取下书包，撂在书桌上，开开通平台的门。

四眼儿一看见小主人，就扑上来，用最大的热情表示它的想念。它蹦呀，跳呀，闻小涛的脚后跟，咬他的裤腿儿，用湿润的小舌头舔他的手。小涛一看狗食碗里面干干净净的，料想四眼儿饿坏了，就端起狗食碗，进了厨房。小狗紧紧跟着他，一步不离。

“你别跟着！在这儿等着我！”

四眼儿很听话，乖乖地坐在厨房门口。

给小狗添了食，小涛坐在小板凳上，一手搂着四眼儿，一手端着狗食碗。看着它昂头抹嘴地吃得那么香甜，他从心里美到脸上。

“嘀哒、嘀哒、嘀哒……”书桌上的双铃马蹄表有节奏地响着。

小涛望着闹钟旁边的书包，猛然想起妈妈嘱咐的“做完作业再玩”，那闹钟的嘀哒声就好象是妈妈在提醒他。

他轻轻放下小狗，用手点着它的小鼻子，笑着说：

“你乖乖地在这儿吃饭，我可要做功课啦！”

于是，他趴在书桌上写作文了。

老半天，面前还是一张白纸。想不到，作文让小涛这么做整子。

罗老师出的作文题是：《我的班主任》。这题目可真叫难作呀！说什么好呢？一想到班主任罗

冰，他就联想到同学们背后给他起的外号——“冰棍儿”，他的外形细细长长、直直楞楞的，象根棍儿；讲课的时候，脸上一丁点儿笑容也没有，动不动就训人，冷冰冰的，真象根冰棍儿。哎，难道这些也能写进作文里吗？不行，写了也得挨刺儿。要是写班主任怎么怎么好，小涛苦苦地搜肠刮肚，也找不出词儿。他一会儿咬钢笔，一会儿抓脑袋，硬着头皮瞎编胡诌。

四眼儿吃完饭，把碗舔得光溜光的，觉得很无聊，又找小涛腻糊来了。它叼着小涛的球鞋带，退着步往后拽。小涛低头一看它，它更撒泼地甩着小脑袋，把鞋带抛了出去。小涛笑着骂它：

“你这个淘气包，成心跟我逗闷子！”

说着，他一手抱起小狗，搂在怀里，一手拿着钢笔，苦苦地憋词儿。心想：“怎么能再凑上几句才好，太短了交不了卷呀！”

小狗可不是个布娃娃，也不是一只温顺的小猫。它在小主人的怀里一刻也不老实。到后来，竟爬上小涛的肩头，用热乎乎的舌头，舔小涛的耳朵垂儿，舔得他痒酥酥的。

“舔我干吗？我又不是一块糖！”

说到糖，想到糖。他口袋里还有一块妈妈给的水果糖呢。他掏出糖，剥下纸，把小狗轻轻地推在地上，站起身，离开书桌，用这块糖训练小狗：

“四眼儿，站起来！”

他把糖搁在小狗的鼻子上面，引着小狗立起身来。小狗耷拉着前爪，伸长脖子，使劲够那块糖。哦，明白了。小涛看过耍把戏的，什么驯猴呀、驯狗熊呀，在耍把戏之前，都要给动物喂点什么好吃的，动物才给你表演呢。他就用这块糖做诱饵，反复试验，果然灵效。到后来，他拿糖一晃，说一声：“四眼儿，站起来！”小狗就顺从地站起来了。

试验成功！这真是一大发现，小涛心里好快活呀！找到了驯狗的方法，肯定能把这个聪明的四眼儿，训练成一只出色的小狗。他看着小狗眼巴巴地望着他手里的糖，心里想：叫小狗忙活半天，老是吃不上，只怕以后不灵了。又做了一次成功的表演以后，他就把糖喂了小狗。小四眼儿把那块糖咬得嘎嘣嘎嘣的，吃得非常有滋味。

可是，小涛手里没有食儿，就指挥不灵了。他

北方方言，意即开玩笑。

马上到厨房，去找点小狗喜欢吃的东西。在一个篮子里，他抓了一把脆枣，这是昨天从惠民专区来的庞爷爷送来的。这位庞爷爷，满脸皱纹，最喜欢孩子，是给孩子讲故事的专家。很多年不见，还是那么硬朗，小涛可真舍不得让他走呢。

小涛拿着枣回来，望着墙上镜框里的照片。这是他跟着妈妈回老解放区去，和爸爸一块照的。隔了八年，照片的颜色有些发黄了，可是在小涛的记忆里，它却是鲜明的，美好的。他放下枣，掏出手绢儿，轻轻地擦去镜框玻璃上的灰尘。喏，这就是在房东庞爷爷的院子里照的。这些枣就是照片上那棵枣树上结的。爸爸笑眯眯的，脸上也有两个酒窝儿，自己和他一模一样呢。

想起爸爸，小涛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。记得照这张像的第二天晚上，也是离开爸爸的头一天，娘儿仨睡在一条热炕上。吹灯以后，爸爸妈妈说了很久的话。当时的小涛只有五岁，可是他聪明，活泼，从小就很淘气。他假装睡着了，却支着耳朵听他俩说些什么悄悄话儿。

爸爸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，小涛听不懂，也记不得了。只记得有这么几句：

“……咱们受点苦，将来，孩子可就享福了。你要教育好孩子，让他好好念书，长大成才……”

小涛心里想，什么叫“成才”呢？是一种“菜”吗？他太小，不能理解这两个字的意思，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怎么能想到，这一次分别后就再也见不着亲爱的爸爸了！想到这儿，他感到鼻子酸溜溜的……

如今，他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了，当然懂得什么叫“成才”了。他回想着爸爸的话，立刻把捣蛋的小狗赶到平台上，插上门儿。又回到书桌前，望着那个“我的班主任”的题目，愁眉苦脸地憋词儿去了。

从参观小饲养场以后，小涛对于饲养小动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每天下课以后，都要来看看。

这一天放学以后，他站在篱笆的外面，从书包里拿出拾来的菜叶，喂那些小兔子。小白兔真可爱，好象一团团雪球似的，翕动着三瓣嘴，有滋有味地吃着。

忽然，他觉着有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他的肩上，回头一望，原来是刘珊老师。她的眼睛细眯着，看起来非常喜相，温和地问：

“你喜欢小动物吗？”

“我特别喜欢。您让我参加生物小组吧！”

“我是很愿意吸收你参加的；可是，你还得问问你们班主任罗老师，要得到他的批准，你才能参加呢。”

同学们都知道，刘老师和罗老师是两口子。在小涛看起来，刘老师特别容易接近，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和她说，说错了，老师也不怪。可是这位罗老师，小涛真害怕跟他打交道呢。

下第二节课后，是大休息时间，小涛硬着头皮来敲罗老师办公室的门。

“笃笃笃”，小涛心里有些紧张，连敲门声都是那样的轻。

里面毫无反应。

“笃笃笃”，小涛鼓起勇气，声音敲大一点。听到里面老气横秋的一声“进来”，小涛才敢推开门进去。

罗老师低着头，正在一心一意地用刻字刀刻一个藏书的图章，这是他的业余爱好。他既不抬头，也不询问，眼睛欣赏着自己的图章，嘴里哼着京戏：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……”

“罗老师……”

罗老师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品中，觉得“章”字的最后一笔似乎粗了一些，又用小刀修细一点。

小涛心里想：“你是老师，我是学生。我虽然是个孩子，也是个大活人，你理也不理！哼，得想个法儿……”

他一眼看见脚旁的纸篓上有个土畚箕，用脚轻轻一碰纸篓，“当啷”一声响，连畚箕带纸篓都倒在地上了。罗老师吓了一跳，手里的刻字刀差点儿戳了手。他抬起愤怒的眼睛，却见黄海涛陪着笑脸，抱歉地连声说：“老师，我没注意，碰倒了纸篓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抄起笤帚，把洒出来的纸屑扫进畚箕里。

老师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去了。他不慌不忙地把刻好的图章和小刀收进抽屉里，问道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罗老师，我要求参加生物小组。”

“你还想参加生物小组？”罗老师大不以为然地抬抬眼镜，“黄海涛，你几门主课都不怎么样，再参加兴趣小组就更成问题了，你懂不懂？”

小涛恳求地说：“罗老师，求求您，我喜欢小动物，您答应我吧！”

“正因为你喜欢小动物，小动物把你的魂儿都勾走了，所以，我绝对不能让你参加生物小组！”

小涛看着他那冷冰冰的面孔，听着他那斩钉截铁的口气，心里说：“你这个死羊头，跟你说话也是白费唾沫！”他一转身，“砰”地一下，摔上门，颠了。气得罗老师吆喝着：“黄海涛，你回来！”他抢上几步，开开门，不料黄海涛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罗老师能够运用他的权力，不批准小涛参加生物小组；可是，他无法限制小涛对于小动物的爱好和兴趣。

这一天晚上，刚刚升起的月亮，又大又圆，黄澄澄的，光彩夺目。几颗星星，笼罩在纱一般的月色之中。小涛在平台上给小飞“打电报”。这两个要好的小伙伴，在二楼平台和三楼平台上，安装了“有线电”。那是用一根细铁丝，一头拴上一个罐头盒，里面安了个铁舌头。小涛在二楼平台上拽铁丝，三楼平台的罐头盒象钟一样响了三声，“电报”就算拍到了。小飞接到“电报”，马上跑到平台上，也拽铁丝。二楼平台上的罐头盒响了两声，这是“回电”，意思是“知道了”。

小飞拿着手电筒，小涛背着书包，一起从楼上下来，往城市的边缘地带走去。

月亮升高了，变小了，银白色的光辉洒在大地上。路边的白杨树叶在小风的吹拂下，象碎银子一样，闪着千千万万的光点，小声地唱着歌儿。

小涛和小飞悄悄地来到一座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破楼前。这儿杂草丛生，还有松树、杉树和野生的酸枣、紫穗槐等等，很少有人来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一片蚰蚰的叫声。

小飞侧楞着脑袋，竖起耳朵，轻轻地说：“听见了吗？”

小涛搬开一块大石头，一只大蚰蚰蹦出来。他不屑地撇撇嘴：“屁，是只‘油葫芦’！”

小飞又指着酸枣树下面蹦着的一只蚰蚰，兴奋地说：“又一只，你看！”

“不要不要，那是只‘三尾巴枪子’，母子不能咬，逮它干吗？”

“得儿，得儿……”一阵美妙的蚰蚰叫声，那么清脆，那么好听，好象一种金属乐器奏出的音

乐。小涛一听，心里乐坏了，说：

“准是只‘青头虎’，这才是好种哪！”

他们循着叫声找去，发现叫声是从破楼的墙缝里传出来的。小飞用一根小细棍儿捅进墙缝里，想把蚰蚰逗出来。蚰蚰不叫了。

“小飞，你带水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有尿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对准墙缝尿，准能刺出来。”

小飞对准墙缝尿尿，蚰蚰餓不住，果然蹦出来了。小涛一扑，没抓着。蚰蚰在前面蹦着逃，他俩在后面跑着追。蚰蚰从破楼的地下室窗户蹦进楼里去了。

小飞失望地喊起来：“坏了坏了，蹦进楼里去了，怎么办？”

小涛往窗户里望望，里面黑咕隆咚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一股难闻的潮湿味、霉味冲了出来。

小涛向小飞要过手电筒，往里面照照。里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破砖烂瓦，和一些看不清的东西，很是神秘。

“小飞，敢进去吗？”

“你敢我就敢。”

“下！”

小涛带头从窗户口跳进去，小飞也跟了进去。他们刚走两步，就听到“当”的一声响，把他俩吓了一跳。用手电一照，原来是小飞踢倒了一个破铁桶。

他们提心吊胆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

走进一条黑暗的甬道，甬道很窄很长，上面是拱形的顶。走到尽头，一拐，又是一间大屋子。突然，房顶上扑楞楞地一阵乱响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落了他们一脑袋，吓得他俩头发根都竖起来了。

小飞一把抱住小涛：“妈哟，什么玩艺儿？”

小涛用手电往房顶一照，安慰他说：“别害怕，是蝙蝠。它们一扑腾，闹咱们一头土。”

“嘿，”小飞笑了，“吓得我出了一身白毛汗！”

小涛解除了紧张和害怕的心理，精神松弛下来，不觉思索着：

“奇怪，蝙蝠夜间应该到外边去找食儿呀，它一夜能吃上千只蚊子哪；怎么这些蝙蝠这么懒惰，

躲在屋子里吓唬人呢？”

小飞抢过手电往屋顶上照照：

“你看，这儿的蝙蝠个儿小，大概它们是歇在家里，等着爸爸妈妈来喂呢。”

“你说的不错。”小涛发现蝙蝠非但个儿小，而且“翅膀”似乎没有长硬梆，有一个小蝙蝠甚至掉了下来，落在一个土台上，吓得直哆嗦。在手电筒的照射下，瞪着小眼儿，胆怯地望着陌生的来客。

小涛兴趣盎然地对小飞说：

“这个地方真好玩，有个神秘劲儿。小飞，这是咱俩发现的，你可千万保密，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出去啊！”

第三回 倒霉的星期天

自从小涛发现了驯狗的方法，一有空，他就训练四眼儿。

每天中午，他妈妈在学校食堂吃饭，向来不回家。小涛回来，本应该捅开火炉，热热饭，吃完饭赶紧回学校；可是他一心惦记着四眼儿，扔下书包就去抓枣，想训练它学会拜一拜。四眼儿的鼻子跟着枣站起来——这是容易训练的。进一步，要求它把两只前爪拜上一拜，可就难喽。小涛捉住它的爪子，强迫它拜；两只狗眼只是望着脆枣，拜的动作总也做不象。枣没少吃，这个节目老演不好，气得小涛指着它的鼻子骂道：

“你这个小笨蛋，白吃饱儿，我再也不当你的老师了！”

四眼儿看见小主人发了火，耷拉着耳朵，小尾巴也垂下来了，好象小学生做了错事，胆怯地望着老师似的。

小飞咚咚咚地从三楼跑下来，推开小涛的门，喊着：

“小涛，该上学了，快走！”

小涛这才猛然想起来：“坏了，我还没吃饭呢！”

“来不及了，拿个馒头走着吃吧！”

馒头在哪儿放着呢？小涛急得团团转。先在笼屉里找，没有找到。又搬个凳子，踩着凳子去够竹浅子，不想一失手，浅子里的馒头劈里啪拉地掉下来，砸在他的头上，滚了一地。

真倒霉，“黄鼠狼偏咬病鸭子”，越着急越出错

儿。没法子，他俩只好慌慌张张地把馒头拾进浅子里。

小涛抓上个冷馒头，挎上书包，和小飞一道匆匆忙忙地往学校跑去。

小涛想，一到教室就不能吃馒头了，所以在路上大口地咬着，大口地咽着。跑得呼哧带喘，红领巾歪在一边，脑门上流下汗珠。小飞也跑得出了汗。

他俩一前一后，进了校门，刚好听到打铃。他们加快了脚步，穿过校园，跑进教学楼。一拐弯儿，不料小涛和拿着教具的刘老师撞了个满怀，小涛手里的半个馒头甩出去了。刘老师眼明手快，赶紧抓住小涛，小涛才没摔倒。小涛说了声：“对不起，刘老师，我们要迟到了！”他拾起半个馒头，赶快和小飞往教室跑。

可是，倒霉透顶！就这么紧赶慢赶，还是迟到了。

他们跑到教室门口，正听到罗老师说：“坐下。”同学们刚坐下，小涛和小飞满头大汗地出现在门口。他俩怯生生地喊了声：“报告！”

“进来！”罗老师在不高兴的时候，说话向来不看人的。

两个孩子垂头丧气地站在教室前面。

罗老师手里翻弄着教案夹，斜瞟了他俩一眼，数落地说：

“哼，又是你们两位好汉！跑哪儿玩去啦？瞧瞧你俩的样儿，还象个学生吗？……回座位去吧！”

小涛和小飞好象得了赦免令，松了一口气，赶紧回到座位上。

罗冰老师今天心里特别不痛快，站在那儿直撅撅地，跟个棍儿似的。脸上的表情正如气象预报里的“多云间阴”，还夹着“六级大风”。他声色俱厉地说：

“这一次测验，成绩很不好！全班只有王守礼得了一百分……”

这么一说，同学自然而然地把眼光集中到又瘦又小的王守礼身上，看得王守礼很不自在。这位王守礼同学，爸爸是个老会计师，从小教他循规蹈矩，老实巴交。他死记硬背，特别用功，小小年纪就戴上了一副黄边的小眼镜。“小老头”是罗冰老师最得意的学生，经常受表扬。

“同学们，”罗老师抬抬眼镜，老腔老调地说，

“古语说得好，‘教不严，师之惰’，我罗冰要对你们不严厉点，就没尽到当老师的责任！”

教室里鸦雀无声。除去王守礼以外，个个捏了一把汗。接着，老师又严厉地宣布：

“你们这些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还不如小学生，我只好拿罚小学生的办法来罚你们。凡是昨天默错的字，都给我写上一百遍！黄海涛、周小飞，你们俩今天迟到了，我得罚你们！明天是星期天，甭想疯跑去，给我把第一课到第十课课文，抄写一遍！”

乖乖，真够绝的！同学们有的吐舌头，有的缩脖。那些考得不好的学生更是叫苦，心里说：“完啦，这个星期天甭过啦！”

小涛翻着从第一课到第十课的书页，哗啦哗啦的。哎呀呀，够呛，这么多呀！

星期天的早晨，天气格外晴朗。蓝色的天空好象是透明的，金色的朝霞，斜斜地照进小涛家的屋子，映得屋里半壁生辉。窗外，一棵法国梧桐，全身披着彩色斑斓的舞衣，迎着风儿轻轻抖动。多情的小鸟在枝头上，不知疲倦地唱着一曲曲的晨歌。

多么诱人的金色的秋天啊！

小涛和妈妈郭翔坐在书桌的两边。妈妈在批改作业。小涛皱着眉，苦着脸，抄着课文。

小涛写腻了，想找个词儿玩玩，哀求地说：

“妈妈，我该喂小四眼儿了。”

“还惦记四眼儿哪，再不好好学习，我把小狗扔了！”

“妈，昨天放学回家，我抄了一晚上课文，一点也没玩呀！”

郭翔对于罗冰以强令大量抄书作为惩罚学生的手段，很不赞成；可是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作为一个家长，只能支持老师，督促孩子做完作业呀！她只好温存地说服儿子：

“孩子，作业留得这么多，你不抓紧时间，能做得完吗？”

忽然，一个连蹦带跳的小姑娘撞了进来。她是初一（3）班的学生（刘珊老师就是他们班的班主任），名叫鹿露，是小涛的表妹。她活泼，敏捷，胆小，热情，象一只小梅花鹿。身上穿着花连衣裙，罩一件毛背心，头上戴着草帽，长辫梢上打着天蓝色蝴蝶结，手里拿个捕虫网，肩上挎个背包。她眉欢眼笑，兴致勃勃地说：

“姨妈，表哥，这么好的星期天也不出去玩玩！”

郭翔和小涛谁也没回答她。小涛看着她这身打扮，便问：

“你这是往哪儿去呀？”

鹿露美滋滋地答道：“我们班主任刘老师带我们到野外去采集标本，观察大自然的秘密。我来借一个水壶，可以吗？”

小涛把墙上挂的行军壶拿给她，无限羡慕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们真美啦，我可倒霉了！迟到一分钟，罚我写一天一晚上，哼……”

“你们那个罗老师，够损的！”鹿露同情地说，“摊上这么个班主任，也真倒霉！”

郭翔对鹿露说：“得了，你快走吧，别发牢骚啦！”又对小涛说：“你抓紧点时间，留这么多作业，写一天也写不完哪！”

“姨妈再见，表哥再见！”鹿露一面说着，一面跑了出去。好象她把所有的欢乐，所有的情趣全给带走了似的，这个静静的屋子里，瞬时恢复了沉闷的空气。那个双铃马蹄表又“嘀哒、嘀哒”地哼着单调乏味的、恼人的、无休止的老调调。

时钟从早上八点慢慢腾腾地转了一个圈儿，到晚上八点了。

郭翔坐在小涛的对面，书桌上放着一本儿童文学刊物。她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看书，其实心里一点也不平静。小涛的爸爸名叫黄国栋，在部队里担任副团长，作战勇敢，身先士卒，多次立功，还是个战斗英雄呢。那时候，郭翔在白区教书，是个可靠的赤色群众，经常化了装到老解放区去，给部队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材，再往市里带回文件和宣传品。后来，她入了党，跑交通，就靠小涛做掩护，有时把文件藏在孩子尿布里，有时藏在孩子的身上。在敌人关卡林立、严密搜查的情况下，一个娘儿们带个小娃娃，真有意想不到的方便。

当然，有时也会捅出意想不到的漏子。小涛从小活泼可爱，最后一次去解放区，正赶上过春节。这个五岁的小家伙跟着秧歌队，学会了扭秧歌。孩子小，对于敌占区的环境似懂非懂。回到市里，有一次他高兴起来，竟在大街上扭起秧歌，吓得郭翔一把将他抱了起来。幸亏旁边没特务，要不然，娘儿俩就得抓进监狱里去了。谁想到，那次和黄国栋欢聚，竟成了永别，他在一次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。从此，郭翔和小涛娘儿俩相依为命。

郭翔坐在旁边，看着小涛受处罚，实话说，她也等于陪着孩子挨罚呀，她也等于跟着孩子受罪，那么难过呀！

可怜的小涛仍然坐在原地抄课文，他筋疲力尽，觉得脖子酸疼，手腕子好象要折了，脑袋嗡嗡的，浑身不得劲儿。他一会儿捏捏脖子，一会儿甩甩手腕子，一会儿拍拍脑瓜子。到后来，他的不平突然暴发了，直着脖子喊起来：

“妈，我不写啦！缺德的罗老师，叫人抄这么多课文，不把人抄死！”说着他眼泪流下来了，哽咽地说：“我……脑袋疼，胳膊疼，脖子疼，浑身上下没一处地方不疼。我豁出去不上学也不写这倒霉的课文啦！”

他摔了笔，趴在桌上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郭翔处在极端矛盾的心情中：一方面，对于罗老师的教育方法，她深恶痛绝。迟到一分钟，就这么罚孩子，把孩子对这门功课的兴趣全给罚没了，还讲什么教育，还当什么老师！另一方面，作为一个家长，不维持老师的威信，以后让孩子怎么跟他学呢？看着孩子实在可怜，星期六写了一晚上，星期天又写了一天。给他买了一个新本子，从第一页抄起，到现在差一两页就用完了。一本用完了也抄不完，还得再用个新本子。这么重的负担，受得了吗？鲁迅先生还说过，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。孩子，就得玩！玩，是孩子生活的重要内容，是孩子的权利，老师为什么要剥夺孩子玩的权利呢？她想不通，她愤懑。看到小涛哭得伤心，自己也感到心酸，孩子和妈妈心连心啊。她偷偷地掏出手绢儿，把流出来的眼泪擦掉。她心里明明同情小涛的，可是，在表面上，她又不得不站在罗冰一边。

看到小涛那么受苦，哭得那么伤心，她实在不忍心逼孩子写了。于是，她站起来，拍拍小涛的肩膀，柔声地说：

“小涛涛，别哭了！又不是个小丫头，流那么多眼泪干吗？走，咱俩到平台上玩玩，好吗？”

小涛收住了眼泪。郭翔拉着他的小手，来到平台上。外面的空气很新鲜，叫小风一吹，小涛昏沉沉的脑袋瓜儿，清醒多了。半拉月亮在树木的枝枝叶叶后面，窥视着他们。银河当空，群星灿烂，秋天的夜晚是多么美好呀！

四眼儿瞧见小主人，以为他是来跟它玩呢，热情地摇着小尾巴，扑了上来。可是小主人情绪不好，呵斥道：“去去去，一边儿呆着去！”小狗很

通人性，夹着尾巴走开了。

“小涛，”妈妈说，“咱俩做做操，我怎么做，你怎么做。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小涛对于这个项目很感兴趣。他看妈妈叉腰，他也叉腰。妈妈转动脖子，他也转动脖子从平台上望过去，一群新建筑物正在施工。这儿，那儿，不时地闪出蓝色的、美丽的电焊火花。

郭翔一面转动着脖子，一面问：

“小涛，这蓝色的光是怎么来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这还不知道，是工人叔叔在电焊！”

“答得好。”郭翔的动作改成活动手腕子，小涛也跟着活动手腕子。“你知道工人叔叔为什么要电焊呢？”

“是为了……为了……”

他答不上来了。

妈妈趴在平台栏杆上，望着远方，启发孩子说：

“小涛，你才上初中一年级，就不愿意好好学语文，还不想上学了，你还想建设祖国吗？”

妈妈的话可是击中了要害呀，小涛一心愿意长大了建设祖国，怎么能说不想？！

不知趣的四眼儿，又来啃他的脚后跟；他心烦躁，看也不看，便往后一蹬腿儿，踹了四眼儿一脚，小狗汪汪地叫着跑开了。

郭翔一只手搂着孩子，深情地说：

“你爸爸是个老革命，他为了祖国的解放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我记得，我们最后一次分手的夜里，他千叮咛，万嘱咐，要我把你教育成才。”说到这里，妈妈从脖子上取下来一根丝带，丝带上缀着一个毛线织的笔套，里面是一支钢笔。她郑重地把钢笔套在小涛的脖子上，说：

“这是你爸爸留下的遗物，把它交给你吧！老一辈打下江山，就要靠你们小一辈的努力建设，把祖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……”

小涛激动地打断妈妈的话：

“妈妈，您别说了，我愿意好好学习，我去写，写，写！”

小涛跑回屋内，用冷水淋湿毛巾，勒在额头上。一屁股坐在桌旁，拿起笔，迅速地写起来。郭翔坐在对面，微笑地看着振作精神、奋笔疾书的孩子。她心里感到安慰，儿子很听话，很要强。她抬起头，望着那张八年前的全家合影。穿着军装，戴

着军帽的黄国栋，露着深深的酒窝，向她微笑，好象在轻轻地说：“翔，你辛苦了！”她冲着照片微微一笑，接着，打开一本书，陪着儿子读起来。

小涛完全记得爸爸的遗言，完全愿意好好学习，成为建设祖国的人才；可他究竟不是钢铸的，铁打的。写啊写的，双铃马蹄表指到十一点半的时候，他和妈妈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，都忍不住“小鸡啄米”似的打起盹来。最后，小涛迷糊了，手里拿着的钢笔在练习本上溜出一长道，一头倒在自己的胳膊上，睡着了。

在小涛和妈妈的头顶上——小飞的家里，也在演着几乎同样的一幕。小飞的爸爸周师傅陪着儿子挨罚，陪着儿子熬夜，陪着儿子打盹儿，也陪着儿子睡着了……

第四回 小刺猬和“小老头”

罗冰老师最腻味开家长座谈会了，可是没办法，别的班都开了，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召开家长座谈会。

这一天，在初一（2）班的教室里，家长们大部分都来了。罗冰语言乏味，干巴巴地介绍了学生的情况，请家长们提出意见和要求。

没人提意见，也没人提要求。家长们坐在一个铺着蓝布的长桌周围，都不言声。满屋的人，却好似没有人，悄没声的，空气沉闷极了。只有周师傅“哧啦，哧啦”吸烟斗的声音。

上个星期，除去“小老头”王守礼受到表扬，全班学生没有不挨罚的。不过因为家长从学生嘴里都知道罗老师厉害，不讲理，难缠，谁也不愿意先开这个口。

僵了一阵，还是小飞的爸爸周师傅憋不住了，他磕磕烟斗，扯起那铜锣般的嗓门儿，操着一口天津话发言了：

“我说，老师，我们小飞犯了吗错了？不就是迟到一分钟吗？罚孩子写那么些个作业，我们家长累累巴巴干一天活儿，黑么晌儿，还得陪着孩子挨罚，这不是好没影儿的事儿嘛！”

女生林小萍的妈妈，也是一个工厂的女工，接着话茬说：

“哼，挨罚也不光是你家小飞，那回我们小萍写错一个字，罚写一百个。小萍吓得夜里做恶梦。一来家就叫唤‘妈呀，完不成作业怎么办呢？’”

他俩一带头，好象开了闸门，河水汹涌澎湃似地涌出来，大家都抢着发言。发言的内容都差不多，只是体会不同，感受不同。大家愤慨地发泄对罗老师的不满，冲他开火了。

家长的反应这么强烈，使罗老师有些吃惊。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老去扶那副眼镜，心里想咽下这口气，尽量装着冷静的样子说：

“你们当家长的，不好好教育孩子，不配合老师教学，学生成绩这么次，我老师再不抓，行吗？我这是为你们好！你们懂不懂？”

家长们的脸上，都流露出一不满意的表情。一直没有开口的郭翔——这位做过党的地下工作的革命干部，教过十几年的书、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，神情庄重、态度严肃、语气和缓地说：

“罗老师，严格要求学生是该当的；但是惩罚，不等于严格。用加重作业负担的办法来惩罚学生，只能使学生厌倦这门功课，并且同老师产生对立的情绪，这还能学得好吗？”

小涛妈妈的发言，话虽不多，却句句有分量，博得全体家长的支持。罗冰也很震惊；可惜，他没有从正面考虑郭翔的意见，心里却想着：“好家伙，黄海涛厉害，他妈妈比他更厉害！”

清晨，校园里是很热闹的。男生有些在攀杠子，有的在沙坑前练习跳远，有的你追我跑逮着玩；女生们三五成群地凑在一块踢毽子、跳绳，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尽情的欢笑声和活泼的身影。

小涛背着书包在前面跑，小飞背着书包在后面追，一前一后，进了校园。

“小涛，叫我看看！”小飞边跑边嚷着。

“不让你看！”小涛边跑边说，“这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逮着的；要是跑了，可就抓不回来啦！”

小涛跑到教学楼前，鹿露、杜皓、林小萍挡住他的去路，非要看看他的好玩艺儿才放他过去。高大有劲的杜皓一把抓住小涛的书包带子，嚷着：

“你这个小淘气，你要不让我们看看，我就不叫你走！”

“你们要看也行，”小涛说，“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大家来站成个圆圈儿，围着它，别让它跑了，那我才敢往外拿呢！”

“行行行，咱们围上个圈儿。”杜皓指挥着。

校园里有的是学生，稍一吆喝，孩子们就围成

个圆圈儿。小涛一抖他的书包，骨碌碌地滚出个带刺的圆球。

鹿露等一些女同学惊讶地叫起来：

“哎呀呀，这是什么呀？”

停了一会儿，那带刺的圆球儿动了，露出尖尖的小嘴巴和圆圆的小眼睛。这一下，可现了原形，孩子们高兴地笑起来：

“哈哈，原来是个小刺猬。”

“小涛，你可真能，哪儿逮的呀？”

“你太神了，怎么这些小动物老往你那儿跑，我一回也没碰着呢？”

鹿露问：“你逮这个小刺猬，怎么玩呢？”

小涛说：“小刺猬能装老头。只要喂它点盐，它就会象个老头似的咳嗽，还能装老头叹气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鹿露吃惊地问，“我奶奶给我煮了鸡蛋，还叫我带一点盐，可以喂点试试吗？”

大伙儿都说：“好好好！”“快点试试。”

鹿露从书包里，拿出一小包盐，问：“给，你们谁喂？”

“你自个儿为什么不喂？”

鹿露坦率地承认：“我怕它咬我。”

小飞叫起来：“女孩子，胆小鬼！我喂！”

他用一只脚轻轻地踩住小刺猬，捏了点盐，抹在小刺猬的嘴上。

打预备铃了，小涛赶紧用书包往小刺猬身上一扣，把它塞进书包，跟着同学一道，跑进教室。

这一堂课是刘老师的生物课。

刘老师穿着蓝制服，白翻领，头发齐着耳朵根，别上两个卡子，显得素雅端庄，神态是从容的，和蔼的。她往讲台上一站，孩子们的眼光很自然地都集中到她的身上。刘老师用圆润而清晰的声音说：

“今天，我们讲原生动物门的‘草履虫’。”

她转过身去，把一张草履虫的图，挂在黑板上。忽然，教室里发出一阵老头儿的咳嗽声，接着是一声叹息，夹杂着孩子们嘻嘻的笑声。她转过身来，看见小涛戴上了一副用高粱秆做的小眼镜，用棉花粘了两撇小胡子，把一管钢笔叼在嘴里当旱烟袋，怪模怪样地模仿老人的动作。

刘老师心想：“小涛这孩子，听我的课向来很用心，为什么要出这个洋相呢？是他养成了淘气的习惯，控制不住自己，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？……我不理他，看他怎么样。”

她假装没看见，又在黑板上写了“草履虫”三个大字，再转过脸来，一个“小老头”变成四个“小老头”了。淘气的小飞和另外两个“跟屁虫”模仿小涛，也给自己戴上了眼镜，粘上了胡子。

刘珊老师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笑了。

她这一笑，那些使劲憋着的学生，也都忍不住大笑起来，满教室都是快活的笑声。小飞和那两个男生出这个洋相就为的是博得同学们的笑声，所以他们又是扮怪相，又是做鬼脸，出够了风头，别提有多美了。但是，所有的人都笑，唯独小涛不笑。不但不笑，反而低头耷脑，露出惶惑不安的表情。刘老师感到奇怪极了，就走下讲台，轻声地问他：

“小涛，你想什么呢？”

“老师，我犯错误了。我没想到……我不该上课的时候走神，想着我的校外生物老师，忘记是在课堂里了……”

刘老师更奇怪了：

“谁是你的校外生物老师呀？”

“一个老头儿，戴一副眼镜，有两撇小胡子……就是俱乐部的花匠王爷爷，一位非常有知识，有学问的老师。”

哦，是这么回事呀！老师不问下去了，她回到讲台，眯着眼睛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你们四个装小老头，可装得真象啊！国庆节快到了，各班都要出节目，你们班就排练一个四老汉歌颂祖国的《大实话》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回答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响亮。

刘珊老师接着说：

“我和你们一块儿编唱词，帮助你们排练……”

同学们用热烈的掌声，表示欢迎。那掌声发自内心，多么带劲儿！一双双天真的眼睛，看着他们敬爱的老师。

刘老师眼睛睁大了，炯炯有神，鼻孔张圆了，温和而又严肃地说：

“同学们，可是我要求你们在上课的时候不要再化装成老头了。这，能做到吗？”

“能！”回答的声音特别齐整，小涛的声音还特别大。

教室里恢复了平静，刘老师准备讲课了。可是，她刚说出“关于草履虫”几个字，教室里又发出了一阵老头的咳嗽声。

刘老师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小老头？”

又是哄堂大笑。大家都扭头去看王守礼，因为他的外号叫“小老头”。刘老师顺着咳嗽声找去，走到小涛的跟前。她风趣地说：

“我知道，‘小老头’藏在你的书桌里了。”
同学们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可是，小涛却笑不出来。对于她最尊敬、最热爱的刘老师，他感到自己的行为不对味了。他慌了神，马上站起来，嗫嚅地说：

“我昨天放学以后到干部俱乐部去玩，认识了那位花匠王爷爷。他不但懂得各种各样的花怎么养，还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。我听说小刺猬嘴上抹了盐，就会象老头那样咳嗽，还会叹气。今天早上来学校的路上，可巧在阴沟的旁边，碰上个小刺猬，我想试试……谁知老爷爷的话这么灵，上着课小刺猬就咳嗽起来了……”

这一席话，使刘老师很是震惊。这个孩子勤学好问，对于研究生物，观察自然的兴趣是难能可贵的。幸亏问明白，没有劈头盖脑地批评他；不然，不是冤枉孩子了吗？她引导着说：

“你知道小刺猬的生活习性吗？它属于哪一门？哪一纲？它和人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不知道。可是，我特别想知道！”小涛研究小刺猬的兴趣更强烈了。

刘老师接着说：“咱们把它送到饲养场去，当以后讲到小刺猬的时候，用它做标本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”小涛笑了，露出深深的酒窝。接着，教室里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刘老师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严肃地说：

“同学们，以后要注意，教室里是上课的地方，再不要把教室当成饲养场了！”

刘老师的话给小涛、小飞和同学们，印象深极了，好象刻在他们心里一样。

第五回 小狗的风波

罗冰和刘珊的家在一个大杂院的东屋，旁边有一间小厨房。刘珊老师每天下课回家，都干许多家务活儿。罗冰乖巧，跟刘珊讲好：“咱俩分工：我是个男子汉，家里的重活儿，好比买煤啦，买粮呀，都是我的；其余的归你包干。”其实，所谓“重活儿”——买煤、买粮每月不过一次，而日常的家务活儿，买菜、做饭、洗衣、带孩子、收拾屋子……既繁重，又要花费许多时间，他一概不管，都

压在刘珊的身上。他当大爷，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。

这一天，刘珊回家，系上围裙，赶紧捅火做饭，快手快脚，一会儿饭就好了。回到屋里，六岁的儿子小岩正跪在椅子上搭积木。刘珊对小岩说：

“快收起积木吧，让妈妈擦擦桌子。爸爸快回来了，咱们该吃饭了。”

正在这时候，罗冰提着书包进来了。小岩扑过去和爸爸撒娇：“爸爸，你给我搭个‘大楼’！”

刘珊收起积木，说：“别搭了，先吃饭吧！”

这会儿，罗冰的心情还不错，抱起小岩，在他嫩嫩的小脸蛋上“叭”地亲了一下：“吃完饭，爸爸给你讲故事。”

“讲大灰狼的故事！”

“好好好，讲大灰狼的故事。”

小岩搂着爸爸的脖子，又提出个新的要求：

“吃完饭，你跟妈妈还带我去小公园玩滑梯，行吗？”

“行行行，玩滑梯。”

吃完晚饭，罗冰和刘珊当真带着小岩去玩滑梯了。

街头小花园，有伞一样的龙爪槐，有塔松；花坛里的菊花和江西腊梅开得五色缤纷。小朋友们在滑梯上、转椅上玩得很带劲。小岩一来，就奔上去，插到玩滑梯的孩子堆里去了。

两口子坐在旁边的长椅子上，看着孩子们玩耍。罗冰跷着二郎腿，一只手搭在椅背上，一只手拿着纸烟猛拙。他原来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自认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读得比较多，有一定才能，毕业后考研究生没问题。不料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得了肺结核，一病就是一年多。考研究生的理想破灭了，当了中学教员，还讨了个中学教员当老婆。在他看来，这就象从五色缤纷的云彩里，一个跟斗栽到人间。这是时运不济，倒霉透顶。因此，从他当老师以来，在精神上萎靡不振，怨天尤人，看什么也不顺眼。总觉得这辈子完了，只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马马虎虎混下去吧。

虽然他肺结核已经硬结了，可是还经常咳嗽；特别当烟抽得多的时候，咳得就更厉害了。此刻，他一阵剧烈的咳嗽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咳得额头上青筋暴了起来，眼泪直流，刘珊掏出手绢来给他擦擦泪。看他那可怜样儿，不免心疼地说：

“少抽点吧！按说，得过肺结核的人是不应该

抽烟的。”

“ 没事儿。我心里烦，不抽烟过不去。”

“ 为什么烦呢？”

“ 唉，” 罗冰一声长叹，“ 当老师的苦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有什么希望？有什么奔头？干一辈子不还是个教书匠嘛！”

刘珊细眯着眼睛笑了，摇摇头：

“ 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，我觉得当老师最有意思了。可能咱俩性格不一样，兴趣不一样，理想也不一样。我一天也离不开教室，离不开孩子，就象我离不开空气。你改改你的观点，改改你的脾气好不好？”

“ 我改不了！” 罗冰断然拒绝，“ 瞧瞧我这个班，淘气包都扎成堆了，除去王守礼是个规规矩矩的学生，别的都不够格儿。一说他们，家长还护着，都跟我过不去。都有理，就是当老师的没理，哼！”

刘珊好言相劝道：“ 你好好开导学生，别动不动就罚学生嘛！”

“ 我这是对他们负责任！” 罗冰振振有词地说，“ 我当老师的不能误人子弟！你懂不懂？”

刘珊连忙耐心地说：“ 别生气，你的心是好的，我完全理解；可是也得考虑考虑效果呀！就拿你那个王守礼来说吧，你认为他是个好学生，可他就会死记硬背，体育不及格，瘦得跟麻杆似的，同学们都叫他‘小老头’。一个孩子需要玩玩，需要活动，上个星期天……”

“ 别说了！” 罗冰打断妻子的话，好象连珠炮一样地进行反击：“ 你是个党员，有耐心。我不能象你那样婆婆妈妈，带着孩子玩咧，哄着咧，我罗冰做不到！我认为当老师的要拿不住学生还怎么教书呀？” 他忿忿地掐灭烟，站起来说：“ 别谈了，这个老问题，咱们俩尿不到一个壶里。走走走，回家吧！”

他扯起嗓子吼叫：“ 小岩，回家！”

“ 爸爸，我还没玩转椅哪！”

罗冰奔上去，粗暴地抓住小岩的胳膊：“ 爸爸说回家，你就马上给我走！”

经过小涛的耐心训练，四眼儿不但会站起来，而且学会了用两个前爪儿拜拜、打滚儿。这天放学回家，小涛和小飞又在对它进行新的训练了。

他们在屋子中间放了一张小板凳，小涛在板凳

的那边，晃动着脆枣，引诱它跳过去。嘴里召唤着：“ 四眼儿，跳，快跳！”

四眼儿光知道把两只前爪搭在板凳上，摇着小尾巴，伸长脖子去够脆枣，怎么教，它也不会跳。

“ 真笨！” 小飞急了，捧着四眼儿的屁股往上一抬，把小狗给掀了个大跟头，连板凳也倒了。四眼儿也闹糊涂了，骨碌着小眼儿，莫名其妙地望着小飞，“ 汪汪汪”地乱叫，好象说：“ 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

正玩得热闹，郭翔下班回来了。

小涛兴致勃勃地说：“ 妈妈，四眼儿已经会表演许多节目了，您要看看吗？”

郭翔放下书包，笑着说：“ 我可没空。你们训练小狗倒很有办法，作业做完了吗？”

说着，她低下头到床下找拖鞋。

“ 还没有哪。我们想吃晚饭再做作业。”

“ 我不是跟你说过：放学回家要先做作业，做完作业再玩吗？”

小涛支支吾吾，答不上来了：“ 妈妈……”

快嘴小飞在旁边连忙打圆场，说：“ 伯母，今天的作业不多，吃完晚饭再做也来得及。”

“ 那不行。小飞，你快回家做功课去吧！”

小飞见伯母的脸色不对，赶紧溜了。

“ 我看，” 郭翔很不高兴地说，“ 这个小狗对你的学习有妨碍，趁早送给人吧！”

小涛一听，很着急，撒娇地说：

“ 好妈妈，四眼儿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它多聪明，多听话，多……”

郭翔在床底下找拖鞋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 咦，奇怪，我的拖鞋怎么剩一只了？早上明明搁在床底下的。”

她随手拿起小涛的玩具步枪，在衣柜底下一拨拉，一只拖鞋和一件衬衣被拨出来了。她气恼地说：

“ 这不是你那件要洗的褂子吗？”

接着，她又一拨拉，又拨出一本小人书——已经被撕破了。谁干的坏事？不用说，当然就是这个四眼儿。人不在家，小狗就成大王了，想怎么淘就怎么淘，爱怎么祸害就怎么祸害，这还得了？郭翔气不打一处来，把玩具步枪一扔，恼怒地说：

“ 小涛，你这个孩子自来贪玩，再整天撩上个狗，学习能好吗？这样下去，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吗？”

她深情地望着墙上挂的照片，有多少辛酸的、甜蜜的回忆涌上心头啊！从她爱人牺牲以后，她把全部的爱和希望，都集中到孩子的身上。她密切地注视着小涛的言行，希望教子成才，以对得起烈士的殷切嘱托。小涛这一阵学习不大好，她非常伤心。她恨铁不成钢，那满眶的眼泪，止不住扑簌簌地掉下来了。

小涛是个聪明孩子，也很懂事。妈妈的心情他理解得一清二楚。妈妈一哭，他的心里非常难过，马上扑到妈妈的怀里，贴着她的脸说：

“妈妈，我错了！”他用小手给妈妈抹去眼泪，“我敢对您起誓：以后决不给爸爸和您抹黑！我要是再玩狗，不好好学习，您就……就揍我！”

郭翔听到孩子说得这么贴心，高兴地搂着他，喃喃地说：

“涛涛，我的好孩子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出息的！”

“妈妈，您放心。明天，我一定把四眼儿送给同学，咱们不要这个倒霉蛋了！”

小涛说话算话。第二天他起得很早，把特意偷偷地留下的、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两块排骨，给四眼儿饱饱地吃了一餐，还对小狗说了许多话，叮咛一番，然后把小狗装到书包里，和小飞一块儿去上学。在路上，他俩还研究要给四眼儿找个好脾气的小主人呢。

到了教室，小涛对中队长杜皓说：“我妈妈不让我养那只小狗了，我想把狗送给同学……”

杜皓说：“带来了吗？给大伙儿看看。”

小涛从书包里抱出小狗，立刻引起孩子们很大的兴趣。大家都围上来，抚摩它、逗它，提了许多不沾边的问话。

小涛可没心思和他们扯闲篇儿，着急地说：“你们谁能养；快点抱走。一会儿还有罗老师的课呢。”

“我家倒有条件养，”杜皓说，“就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同意不同意。”

林小萍说：“我也想要，就是得问问我奶奶。”

另一个女生说：“我太想要了，就怕我姥姥不乐意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打预备铃了。

这铃声来得那么快，多讨嫌！小飞惊慌失措地抢着说：“坏了坏了，一上课，‘冰棍’该来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‘冰棍’进课堂，我得活遭殃，”小涛也麻了爪儿，“把小狗藏哪儿呢？”

“放在我的书包里。”小飞很讲义气，拍着胸脯说，“我不怕他‘冰棍’！”

“不行，你的书包太小。”小涛说着，把小狗装进自己的书包里，可是，课桌太小，放不进去。

一个同学出主意说：

“快，就搁在后边的纸篓里吧！”

小涛急忙把装小狗的书包塞进后边的纸篓里。大家提心吊胆地坐好。

罗冰老师直撅撅地出现在门口了。

“起立！”

同学们唰地一下子站起来。罗冰缓缓地走到讲台前，说了声：“坐下。”他就开始讲课了：

“今天讲新课《黔之驴》……”

刚说到这儿，他听到有动物发出的声音，不觉一愣，严肃地问道：

“谁？谁在学驴叫？上课不好好听讲，捣什么乱？”

同学们有的忍住笑，有的捏把汗，有的不由自主地回头望望藏着小狗的纸篓，大家都不言声。

罗冰接着读课文，当读到：

“他日，驴一鸣……”

四眼儿在书包里憋不住了，哼哼唧唧地低声乱叫。

同学们非常紧张，一个个瞪圆眼睛，盯着罗老师冷冰冰的长脸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。

罗冰发现不是学生在叫唤，就顺着声音走到后面门口，毫不费事就发现了声音的来源。他一把提起书包，刚解开一根带儿，四眼儿猛然窜出来，把他吓了一跳，眼镜差点儿掉下来。他一脚踢得小狗“汪汪”直叫，逃出门外。罗冰勃然大怒，声色俱厉地问道：

“这是谁的书包？”

他掀开书包盖，看见上面有“黄海涛”三个字，火就更大了：

“哼，黄海涛，又是你！”

他愤怒地奔到小涛跟前，怒不可遏地问：

“这书包是你的吗？”

小涛坦率地说：“是我的。老师，是这么回事

麻了爪儿：急得想不出主意来。